



这些劳务品牌你知道吗？

近年来，各地在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过程中，培育出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劳务品牌，对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特别是帮助贫困劳动力就业增收发挥了积极作用。我们一起来认识几个——

山西吕梁山护工：

为18~54岁的贫困家庭劳动力提供免费培训，最终实现高收入就业的扶贫模式。

自2015年以来，共培训吕梁山护工56316人，其中贫困人口23519人；实现就业30287人，其中贫困人口就业11817人；人均月收入超4000元，就业地辐射10省20多个城市。

黑龙江桦南家服：

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失业人员能当上育婴师、养老护理员、保健按摩师、厨师、面点师、汽修员、美容师、健身指导员。

全县成功转移就业农民工4.6万余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896人。通过职业介绍、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实现就业2.7万人以上，“桦南月嫂”等已成为知名品牌。

重庆云阳面条工：

在政府引导下，“云阳县面条加工协会”完善了面条师傅培训体系，通过“订单定向”培训，力争今年底带动转移输出云阳面工1.5万人，培育面条师傅1万人。

“云阳面条工”在全国各地开办大小面房近2万余户，带动全县8万余名外出农民工创业就业。

甘肃临夏牛肉拉面师：

临夏县开设农民工牛肉拉面技能培训工种，在“基地+协会+牛肉拉面+贫困户”的机制带动下，从业人员超过2.7万多人，年创收7亿多元。

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完成各类输出10.4万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输出3.8万人，重点培训了中式面点师、中式烹饪师、装裱机等工种。

整理/制图 甘皙

河北今明两年培训农民工超50万人

本报讯(记者李显霖 通讯员李蕙芸)河北实施农民工就业职业技能培训计划，2020年至2021年，每年培训农民工25万人次以上，推动农民工稳岗就业和返乡创业。这是河北省人社厅、省发改委、省工信厅等15部门日前共同印发的《关于做好当前农民工就业创业工作的若干措施》提出的目标。

据悉，河北强化教育培训提升就业能力，面向失业农民工开展定向定岗培训、急需紧缺职业专项培训，面向返乡农民工就近开展职业转换培训和创业培训。农民工可按规定在培训机构申领职业培训补贴、培训期间生活费补贴和职业技能鉴定补贴等。支持企业面向新吸纳失业农民工开展以工代训，符合条件的可按规定给予企业每人每月300元、最长6个月的职业培训补贴。

措施提出，全面落实减税降费、失业保险稳岗返还、以工代训等援企稳岗政策，引导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不裁员或少裁员，督促企业将补贴资金用于职工生活补助、缴纳社会保险费、开展在岗转岗培训等。加大对家政服务等行业的针对性政策扶持，最大限度稳定农民工就业岗位。大力发展生活服务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吸纳农民工就业多的给予更大政策激励。

河北还将引导返乡留乡农民工积极发展乡村车间、家庭工厂、手工作坊、创意农业等，带动更多返乡留乡农民工就业。将带动就业情况作为创建现代农林业产业园的重要考量，鼓励依托农业农村资源发展加工流通、休闲旅游、健康养生、农事体验、电子商务、直播直销等新产业新业态，带动返乡留乡农民工就业。

兼职外卖员送餐中逆行撞伤人，谁来担责？

专家建议，应将平台从业者纳入劳动法的保护，并兼顾平台的技术创新与从业者权利保障

阅读提示

兼职外卖员送餐中逆行撞伤人，谁来担责？日前北京市审理的一起纠纷中，判定事故发生时外卖员是在执行工作任务，兼职外卖员也与平台构成用工关系。

而在外卖员发生交通事故引起的纠纷中，平台增加第三方用工主体以规避责任等时有发生。专家建议，应将平台从业者纳入劳动法的保护，并兼顾平台的技术创新与从业者权利保障。

本报记者 卢越

兼职骑手在送餐中逆行撞伤人，谁来赔偿？平台该不该担责？日前，北京市一中院审理了这样一起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认定外卖骑手系执行工作任务中造成他人损害，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

而在各地法院类似的判例中，如何认定外卖骑手与平台的用工关系成为该类案件的焦点和难点。尤其是灵活接单的众包骑手，发生交通事故后往往面临担责困惑。困惑不止于此：骑手自己受了伤，算不算工伤？包括社会保险在内的职业安全健康保障如何实现？这个困惑，同样摆在包括网约车司机、闪送员等在内的众多网络平台灵活用工人员面前。

兼职外卖员逆行撞人引赔偿纠纷

在北京市一中院审判的上述案例中，来京务工的刘某与红花公司签订了《兼职用工合同书》，约定红花公司安排刘某从事外送员工作。刘某在驾驶带有“XX披萨”标志送货箱的电动车时，与郑某相撞，造成郑某受伤。经交通事故认定，刘某因逆行违反交通法规，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郑某认为事故发生时刘某是履行职务行为，遂不追究刘某个人因逆行违反交通法规的责任，而是向法院起诉，要求刘某所在的红花公司赔偿医疗费、营养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等共计22万余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刘某在红花公司担任外送员工作，由该公司根据岗位工作需要为其安排具体工作时间，红花公司为使用“XX披萨”品牌的餐饮公司提供外卖配送服务。刘某驾驶的肇事车辆带有“XX披萨”标志，系其

在为“XX披萨”送餐过程中发生的事故。法院认定，交通事故发生时刘某系在执行工作任务过程中，红花公司应对郑某承担赔偿责任。

此外，红花公司认为与刘某签订的是兼职工作协议，应由保险公司赔偿相应损失，遂向北京市一中院提起上诉。北京市一中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案二审法官助理陈大林告诉《工人日报》记者，该案的焦点在于，外卖平台和兼职外卖员是否构成用工关系，事故发生时外卖员是否在执行工作任务。

“当前外卖骑手的就业形态主要分为专送和众包两种，专送骑手一般是隶属于配送站的全职骑手，众包骑手为灵活自由接单的兼职骑手，而交通事故引发的赔偿纠纷往往集中在后者。”陈大林说，审判实践中，平台普遍会以“与骑手不成立劳动关系”作为不担责的理由。

陈大林告诉记者，根据侵权责任法，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事实上，只要认定平台对外卖员存在事实上的使用关系，外卖员确系执行工作任务，即使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平台也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有平台增加第三方用工主体规避责任

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出律师、四川伟旭律师事务所主任杜伟接到过多起来自外卖骑手

“谁来担责”的咨询。在他看来，平台无论是作为用人单位还是雇主，都不能免责。但实践中，有平台为了规避责任，会刻意增加第三方用工主体，以弱化骑手与平台的直接联系。

在一起来自外卖骑手的咨询中，杜伟了解到，外卖平台将送餐业务外包给成都一家人力资源服务公司，骑手在外卖平台注册，和该人力资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交通事故发生后，平台认为应由人力资源公司承担责任。而整个过程中，骑手对“我在为谁干活”并没有清晰的认识。

“每次我们在普法时都会强调，劳动者一定要有权益保障的意识，要知道用工主体是谁，清楚自己签订的是什么协议。”杜伟说。外卖骑手成为“高危职业”背后，外卖平台的工作考核机制不合理、导航给出逆行等违规指令的问题也引发关注。如果骑手在平台的不合理甚至错误指令下出现交通事故致人伤害，平台有没有责任？

“平台的机制设置是否构成法律上的强令冒险作业，这不好做统一认定。”陈大林说，“而如果骑手是按照平台导航给出的路线执行工作任务，造成第三人损害的，根据具体情况分析，个案中也会出现平台承担责任的情况。”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范国华也认为，平台系统的设置是否增加了骑手发生意外的风险，没有客观判断标准，司法认定有难度。但平台应该注重管理的规范性，不能

放任甚至加剧从业者的责任风险。若为了提高送餐速度，导航给出逆行指示，平台则明显存在过错。

灵活从业者的劳动权益保障困境

在涉及外卖骑手的交通事故中，除了造成他人伤害，骑手自身也常常处于危险中。受伤之后，骑手往往面临索赔难题。由于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在标准劳动关系之上，这意味着一部分灵活雇佣中的劳动者无法认定工伤。对兼职的众包骑手，外卖平台一般为其购买商业险，但理赔也存在一定限制。

去年8月，国务院出台的《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出，“抓紧研究完善平台企业用工和灵活就业等从业人员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在标准劳动关系之上，这意味着一部分灵活雇佣中的劳动者无法认定工伤。对兼职的众包骑手，外卖平台一般为其购买商业险，但理赔也存在一定限制。”

该指导意见还指出，“明确平台在劳动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相应责任”“切实保护平台经济参与者合法权益，强化平台经济发展法治保障。”根据意见内容，包括休息权、职业安全健康权、社会保险权等在内的权利都需要得到保障。

在范围看来，职业安全健康权在其中最具现实紧迫性。“总体而言，多数平台以及从业者应符合劳动关系的从属性标准，构成劳动关系，应该将这些平台从业者纳入劳动法的保护，而非将他们排斥在劳动法之外，陷入权利保障的困境。”范围说。

“虽然学界和实务界对平台与从业者之间是否构成劳动关系还存在争议，但从价值层面来看，从业者权利保障的实现仍然是平台用工不可否认的价值选项。”范围认为，“只是需要兼顾平台的技术创新与从业者权利保障。”



亲子同绘
迎“世界儿童日”

11月17日，在江苏省如皋市长江镇新港幼儿园，一场以“亲子同绘七彩未来”为主题的迎“世界儿童日”创意美术体验活动举行。参与活动的孩子和家长共同在纸伞上进行创意图画，尽情抒发自己对未来的美好展望，画出精彩、画出未来。

徐慧 摄/视觉中国

南疆富余劳动力多彩的转移就业生活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牛斌

“现在我每个月有了2000元收入，通过打工我们家重新装修了房子，改造了庭院。”谈起这几年的打工经历，布买提明和妻子来到泰昌棉纺厂工作。没想到短短半个月就基本掌握了操作技术，在棉纺厂有了固定的工作。熟能生巧，勤奋的夫妻俩月工资几乎翻了一倍。

近年来，新疆聚焦劳动就业重点群体和深度贫困地区，引导群众就地就近就业、有序进城就业，通过疆内跨地区转移就业、转移内地援疆省市就业等多种渠道，不断拓宽就业空间、扩大就业规模，为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这些外出务工人员通过自己的努力，增加了收入，开阔了眼界，日子越过越好。

留下来发展

走进新疆库尔勒市泰昌棉纺厂，伴随着轰隆隆的机器声，只见落纱工买买提·艾提巴克两手飞快地一边拨纱一边插管，速度之快让人眼花缭乱。

“刚到厂子的时候不懂技术，但通过培训学会了技术，可以单独操作机器了，第一个月

拿到2760元的工资，现在每个月可以拿到4000元了。”买买提明说着话，手速不减。

今年37岁的买买提明，三年前还是皮山县藏桂乡亚村的农民。2018年，报名外出就业，经过培训后，买买提明和妻子来到泰昌棉纺厂工作。没想到短短半个月就基本掌握了操作技术，在棉纺厂有了固定的工作。熟能生巧，勤奋的夫妻俩月工资几乎翻了一倍。

“我是落纱工，我媳妇是挡车工。两个人一个月可以拿8000元的工资。”买买提明说，现在夫妻俩有了留在库尔勒生活的念头。

无独有偶，来自于田县达里雅布依村的库尔班·阿不都拉，2019年6月来到库尔勒另外一家棉纺厂工作，刚工作一年多也产生了留在库尔勒生活的想法。

“我想留在这里上班，收入不错，工作还稳定，基本上衣食无忧。”今年26岁的库尔班说。9月底，他刚买了一辆二手汽车。

带着梦想去奔跑

“我现在有一个愿望就是把我现在的烧烤店迁到县城里，多挣钱，将来供孩子上个好大学。”今年31岁的阿米娜汗是皮山县科克铁

热克乡托格拉克塔村居民，她每年秋季都外出拾棉花。2018年5月，她在村里开了一家烧烤店，每月盈利2000元左右。但要想把店迁到县城，还需要一笔对她来说不小的投入，为实现自己的梦想，今年9月她继续报名参加外出务工。

“今天是我来库尔勒的第39天，已收入1万元，结束前估计还能赚5000元以上。”阿米娜汗告诉记者，以前都是摘棉花，今年是她第一次摘辣椒，手法还不太熟练，等明年再来，她肯定挣得比今年多。

巴克日·苏勒依曼夫妻是和田市吐沙拉镇斯普斯科亚村村民，平时在村里建筑工地上班，夫妻俩一年收入可达6万元。这几年，政府鼓励农民发展特色种养殖业，巴克日也想要发展种养殖业脱贫致富。今年秋季，趁着工地空闲时，夫妻俩积极报名参加外出务工。

“我们夫妻俩来这儿摘辣椒，一个月收入1.4万元，这次争取带回去2.5万元，加上以前的积蓄，发展养殖业的启动资金就够了。”巴克日脸色露出灿烂的笑容，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学习挣钱两不误

“我们组的要加把劲儿哟，别落后了，快快摘。”新疆博湖县塔温觉肯乡日木哈日村大片的辣椒地里一片欢声笑语，来自和田市的采摘工分为八组，正在你追我赶地比赛采摘辣椒。

来自和田市吐沙拉镇坎特艾日克村的玛丽克·阿布都拉，今年38岁，是第七组小组长。

玛丽克说：“我是组长，让组员们多挣钱是我的责任。现在我们组的成员，每天每人最少摘300米，我们计划每个人最少拿回去1万元。”

为进一步提高务工人员的幸福指数，各带队干部把解决他们的困难诉求作为主要抓手，积极做好后勤服务工作，使外出务工人员转的出、留得住、能增收。

和田地区驻巴州转移就业专班组长艾则孜·赛迪艾合买提告诉记者，为激发外出务工人员的内生动力，各县市带队干部会定期对采挖最多的务工人员进行表扬和奖励。同时还组织采挖能手进行经验分享，发挥传帮带的作用。